

清秋子 著



汉家天下

第二部

刘邦定鼎

清秋子长篇历史小说巨献

二月河

倾情作序

王立群

隆重推荐



告诉你：

汉族何以为汉族

中国何以为中国

想要读懂中国

须从源头读起

中国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邦定鼎/清秋子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6.12

(汉家天下)

ISBN 978-7-5559-0427-4

I.①刘… II.①清… III.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
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20192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22.25
字 数	310 000
版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序	汉家雄风今犹在/二月河 1	六	平城雪掩汉家郎 159
一	将军忍将良弓藏 1	七	贯高慷慨报君王 200
二	荒野喧腾拥汉皇 35	八	深宫悲鸣久绕梁 230
三	豪雄末路叹恹惶 68	九	四方梟雄无漏网 279
四	燕王肇祸起北疆 102	十	大风歌罢看苍黄 317
五	新丰鸡犬喜归乡 135		

一、将军忍将良弓藏

项羽战亡之际，天寒地冻，本是萧瑟季节；然而在垓下北郊，汉军大营内，却是一派喜庆。众将士经多年征战，皆劳顿不堪，此时忽然没了敌手，顿觉身心俱畅。儿郎们在军帐内歇息数日，只觉得憋闷，都跑出军帐来，相互角力，比试掷石，以此嬉戏。

数日内，自晨至昏，汉王刘邦不知受了多少臣下致贺，诸臣都称灭楚为“万世之功”，谀辞不绝，翻来覆去，直听得耳朵窍里都冒出油来。

故而这日晨起，刘邦便唤来左丞相曹参，吩咐传令诸将：“所有虚礼皆免，都不要来絮聒了，各自守住营垒，不扰民便好。”

曹参走后，刘邦又唤来陈平，劈面便嗤笑道：“你看诸将，都是血溅战袍、创痕遍身，独你这典军者，袍上连个血渍都没有，若非天佑，便是你躲懒，哪里像个上战阵的人！来来，寡人也须沾些你的福气，今日无事，为我诵读《太公兵法》，先养养神再说。”

陈平道了一声：“臣惭愧。”便席地坐下，拿过案头一卷简册，展开来读。

刘邦脱了鞋履，箕踞于榻上，闭目聆听。喧嚣中，有了这书声琅琅，便觉分外提神，听到精妙处，不时抚膝赞叹。

正在悠然之间，忽闻天际传来一阵雷鸣，如山崩地裂，震耳欲聋。刘邦浑身便

是一颤，兴致全消。

那滚雷又响了数声，便戛然而止。刘邦忙爬起来，倒趿鞋履冲出帐去，仰起头来望天。只见漫天彤云密布，一派欲雪天气，他脸色便发白，倒吸一口冷气道：“冬日里，如何打雷？莫非是天象示警？”当即命中郎将徐厉，速去传太史令来。

陈平此时走出大帐，却一伸臂，拦住徐厉道：“且慢！”

刘邦回首瞥了一眼，笑道：“陈平兄，又有何高见？”

陈平道：“今日闻冬雷，正当其时，君上何须问太史令？”

刘邦睁大双目，讶异道：“哦？这又是何道理？”

“冬日雷震，夏日雨雪，皆为逆天之象。应合这人间之事，恐是喻示：倒行逆施者，必难久长也。”

“莫非说这冬雷，是应了项王败亡？”

“正是。此天象所应人事，必为项王之死，而无他！乌江浦距此地，不过五百里。依臣之推算，吕马童等诸将，最迟于今日，就该携项王首级归来。”

“哦？”刘邦被提醒，心内不觉一动。再望望大营内外，见儿郎们也都为冬雷所惊吓，停住了嬉戏，面面相觑。

刘邦便有些恼恨，对徐厉道：“项王死了，居然能吓得住活人！你去传令，命儿郎们擂鼓奏乐，闹他一闹。”

待徐厉领命退下，刘邦便与陈平返回帐内。不须片时，大营各处便是金鼓齐鸣，兼以丝竹之声，一片鼓噪。

陈平闻之，不由大喜，抬眼望了望刘邦，以为君上也必是满面喜色。却不料，只见刘邦神色黯然，僵坐于榻上，动也未动一下。

陈平先是一惊，转而一想，便知刘邦心中亦是哀悯，于是连忙敛容坐下。

君臣如此默坐，也不知过了几时，忽闻帐外有马蹄橐橐，由远及近，驰至帐门前停下。一员骁将自马背滚下，进帐来禀报：“大王，王翳、吕马童等五将，已携回项王尸身，稍后即至。”

来者原是中郎将周緤，此前两日，他奉刘邦之命，往东去打探消息，半路恰遇见

吕马童一行携尸返回。周繇验看了项王头颅，知此事已坐实，便飞马先回大营报信。

刘邦望一眼周繇面孔，不禁一笑：“寡人知道了。看你尘土满面，哪还有半分威仪？莫教同僚辈笑话，快退下洗洗吧。”

徐厉等一众近侍，见周繇飞骑归来，都知项王头颅今日必定传回，各个高兴，蜂拥奔进大帐来，要向君上贺喜。

却不料，刘邦却霍然起身，下令道：“项王虽薨，然终究为尊者，稍后尸身送回，须以诸侯之礼入殓。你等且退下，传令各军统统归帐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出帐观看，违令者，杀头，定不赦！”

众人闻言，都不禁咋舌，连忙分头去传令。

待众人退下后，刘邦回首对陈平道：“陈平兄，你去请齐王韩信来。你二人，便守在这帐外，待验看项王尸身无误，再来禀报。”

陈平领命，出得帐来，即唤来谒者仆射随何，请他速去传召韩信。

韩信得了传令，急忙赶来，满脸都是喜气，只想一睹项羽首级。陈平见他来，忙拉住他衣襟，耳语了数句。韩信听了，神情不禁一凛，当下便与陈平在帐前立定，等候吕马童一行前来报捷。

两人负手等候，却迟迟不见五将踪影，只得耐下性子，不住地朝远处张望。

如此等多了时，只见东方尘头大起，一队军马骤驰而来。前头五将，在辕门前下了马，各自牵了马匹，昂然而入。大营内各处兵卒，因军令之故，都不敢擅动，只躲在军帐内探头张望。

经陈平布置，自辕门至汉王大帐前，有军卒执戟排列，甚是隆重。走在前头的王翳，胸前所挂包袱，即是项王头颅。后面四将，各抢得项王一股，皆驮于马背之上。

一行人来至汉王大帐前，只听陈平一声招呼，徐厉立时拿来一匹白绢，铺于地上。五将神色肃然，各卸下项王头颅、四肢，于白绢之上拼好。陈平便敛了敛气，拉了韩信上前验看。

此景端的是悲壮之极！但见那项王尸首，虽是战袍褴褛，血污遍体，却仍是须髯偃张，双目圆睁，似随时都可发出雷霆之吼……

陈平朝那尸身看了一眼，便面色发白。韩信到底是胆大，弯腰看清了无误，便朝陈平以目示意，请陈平进帐去禀报。

陈平略稳一稳神，吸了口气，转身进了帐，高声禀道：“齐王与臣适才验看，确是项王尸首无疑，请大王亲自验看。”

刘邦闻言站起，正欲出帐，忽又止了步，只缓缓道：“项王，故人也。你二人既然看了，自是无误。”

陈平便劝道：“大王，灭楚大业，乃千秋之事。今大功告成，还请大王亲眼验看为好。”

刘邦闭了双目，默然半晌，眼角忽有泪水涌出，仰头叹道：“项籍兄，广武山一别，尚不足三月，如今……兄之勇烈，我刘季是万不能及呀！”便对陈平挥挥手道：“算了，寡人如何能有心情验看？便由你操持吧，用上等棺木装殓，以车载之，随队而行，日后择地安葬。”

陈平领命，正要退下，刘邦又吩咐道：“去唤那五将来吧，寡人要当面嘉勉。”

陈平便提醒道：“大王，先前曾有军令，得项王首级者，封万户侯。”

“这个自然，五将均可封侯。”

“哦？莫非……要封五个万户侯？”

“荒唐！”刘邦脸上，这才有了些许笑意：“如此封赏，岂不是要将天下都赔光了？只一个万户侯，由五人均分；若嫌不够，再多赐半个万户亦不妨。”

陈平一笑，忙将五将唤进帐来。只见那五将，甲冑整齐，鱼贯而入，满身犹有杀气。到得刘邦跟前，便一字排开施礼，礼毕，各个都有得意之色。

刘邦逐一望过去，频频颌首，赞道：“虎将，虎将！今日得此大功，恐是祖坟埋得好。待来日封侯，你等子孙袭爵，保万世富贵，定要羡慕众人了。”

五将喜得眉飞色舞，又一齐拱手谢恩。刘邦便戟指吕马童道：“将军，项王是你旧主，那乌江边上，你如何下得了手？”

吕马童正自得意，遭此一问，不禁满面惶悚，俯下头去，不能对答。

刘邦遂大笑道：“你心肠到底是比我硬！好了，封侯之事，待天下平定之后再说，寡人既有旨，便决不食言。今晚你等都好生歇息，教那灶上好好备一餐饭。”

五将齐声谢恩，揖礼毕，便各自归营去了。

陈平跟着出帐，招呼了一声，众郎卫便一齐上来，七手八脚将项王尸身移走，自去装殓了。刘邦这才踱出帐来，叹息道：“项王年方三十二，便如此殁了，寡人实有不忍。”

韩信意气正盛，兴冲冲道：“臣则为大王贺！项王横霸天下，终告倾覆；我汉家上下，从此可以安枕了。”

刘邦却挥挥袖道：“此时庆功，尚且过早，楚地尚有东海、江东等处未降。这便召各位文武来议吧，教那诸王也来，将此事早做筹措。”

韩信一时血涌，以手按剑，慨然应道：“项王既薨，残余不足为虑。请大王引军自回关中，臣愿率齐军，往东南去，将那楚军统统荡平。”

刘邦望了望韩信，微微笑道：“垓下之战，齐王居功甚伟。今后这些枝节小事，就不必劳你费神了。”

韩信大失所望，只得退后一步，默然无语。

少顷，英布、彭越、曹参、周勃、樊哙、夏侯婴等一众豪雄，都奉召前来。刘邦便也不讲究礼数，与众人围坐一起，议起用兵之事来。

刘邦道：“项王自号‘西楚霸王’，乃因楚之根本，皆在彭城以西。如今西楚数郡，大部已定，楚实已覆亡。然我辈不可骄矜自大，今江东之东楚、江陵之南楚，尚有楚军余众数万，不单是未降，且都怀复仇之心，诸君可大意不得。依寡人之意，明日即遣别军两支，将东楚分头略定，不知何人愿当此任？”

此言甫毕，在座诸人便都纷纷起身，争相请命，唯周勃稳坐不语。刘邦便笑道：“还是周勃兄厚重！罢罢，此功便给了你吧。自明日起，你率别军一支，前往平定泗水、东海，逐城而夺，务要剪草绝根。”

周勃便霍地起身，唱喏领命。

刘邦又道：“再看那灌婴部，已兵临江东，也是大意不得。楚之江东，乃是项氏旧巢，人心素不向汉。可传令灌婴不必班师，备好渡船，过江去攻吴县（今属江苏省苏州市）。待吴县攻破，再南下平定豫章、会稽两地。楚之余孽，乃我之大患，不得稍有姑息。大军所到之处，只须以刀剑说话，无论良莠，逆之者亡！”

听了刘邦这番布置，众人都狂呼叫好。曹参高声道：“灌婴虽年少，其锋芒却甚锐，追杀项王，未出旬日便将首级传回，今日率军荡平东南，当不在话下。”

刘邦大喜道：“好！我便在这垓下静候，只待南北两路捷报。”

韩信此时，神色却颇显不安，从座中起身建言道：“臣以为，今后兵事，有诸王及各将安排，大王无须多虑，只管引军返归关中。若放心不下，可先撤至洛阳，静观一时。这垓下左近，千里蒿草，满目凄凉，岂是久留之地？”

刘邦却摇头道：“齐王勇气可嘉，寡人不及。然事有奇正之变，哪里有一定之规？寡人时来常思：楚虽三户，尚可亡秦；吾辈新得天下，岂能无忧？吾意已决，楚地不平，不离垓下。”

韩信略作踌躇，便又道：“如此也好。垓下为福地，在此必能等来捷报。只是……我齐军自南下以来，经垓下恶战，折损甚多，人马三去其一，余者亦多疲极。如今既无仗可打，不如臣先行班师，回齐地也好休息。”

“哦？你目下还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“除去灌婴一部，尚有二十万余。”

刘邦便连连摇头：“齐王不能走！有你这二十万雄兵在侧，我方可睡得安稳。”

韩信不禁面露诧异：“大王亦有兵马二十万，且半为老营精兵。今楚已败亡，仅存余烬，又何惧之有？”

刘邦苦笑道：“寡人用兵，怎与将军相比？不过屡败屡战而已。二十万兵又有何用？近来，曾数次梦见项王活转过来，惊出我一身冷汗。故而寡人之意，齐王还是暂留此地，以防楚地复叛。”

见刘邦执意挽留，韩信也只得应了，不再多言。

刘邦见韩信怏怏不乐，便对众人道：“齐王方才想庆功，也属常情。也罢，寡人

这便置酒，为诸君庆功。”

当下，仆射随何一声唤，便有涓人出来，将筵席摆上。诸将见有酒饮，都喜形于色，纷纷解甲，不分尊卑，席地而坐。

酒过三巡，众人开怀大悦。刘邦环视座中，笑道：“吾提剑安天下，唯赖诸君。汉家诸将，可了不得！威名加于四海，何人可敌？”

韩信亦知刘邦心思，忙应道：“武人仗剑，匹夫耳，岂有多智？唯陛下马首是瞻，方能横行天下。”

刘邦闻言，微笑不语，忽瞄见随何立在座侧，便指着随何对众将道：“哈哈，还是武人有用。定天下，安用腐儒哉？”

众将亦随刘邦视之，见随何身形单薄，似乎不能缚鸡之状，不禁哄堂大笑。

随何正侍立于刘邦身后，闻诸将哄笑，便略一揖，不慌不忙问刘邦道：“昔年大王引兵攻彭城，倘使项王不回军，大王率步卒五万、骑士五千，能擒来英布吗？”

刘邦一怔，只得答道：“不能。”

“然大王曾遣臣与二十人，出使淮南，至九江，劝降九江王英布。以此观之，臣之贤能，胜于步卒五万、骑五千也。然大王却指臣为腐儒，且称‘定天下，安用腐儒’，又是何故呢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咳咳！”刘邦脸一红，忙改口道，“爱卿之功，也甚是了得！如何打赏，容寡人思之。”

诸武将闻随何之言，皆有所感，纷纷敛容起身，向随何拱手致礼。

果然未及旬日，刘邦便有谕令下，加随何为护军中尉，官职与陈平等，分陈平之权，朝夕随驾顾问。诸将闻令，无不惊异，再也不敢小觑随何。

此后半月间，刘邦拥大军驻在垓下，日日怵惕，不敢有半分松懈。闲来无事，便阅看各地传回的军书，也无心召婢女来洗脚了。

如此等候，至汉王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正月间，南北两路，果然都有捷报传至。周勃所领两万人马，北上之后，便如风卷残云，横扫泗水、东海两郡，攻下二十二城，多是兵锋所至，楚民便开门迎降了。

然灌婴所部渡江后，却意外遭逢劲敌。那吴县的守将景阳，乃楚之孤臣孽子，不甘受灭国之辱，闭门抗拒，竟致汉军寸步难进。

灌婴见坚城难下，已引得江东楚军气焰复炽，心里便烦躁。这日他骑马督战，在吴县城下，闻城头守卒叫骂，忽想起汉王破曹咎之计。便命所部后撤，在城郊席地而坐，打起项王灵幡，向城上祖宗八代地乱骂。

这一计，果然灵验。汉军辱骂已故项王，直激得景阳气血上涌，当下率兵倾巢而出，唯求一战。城中的楚卒，都知国破主亡，已再无生路，各个抱定决死之心，勇猛异常。两军厮杀开来，竟难分胜负。然灌婴所率的郎中骑，毕竟多了些历练，战了大半日，渐渐发起力来，长戟飞舞，迭次冲阵，终大破楚军，击杀景阳，这才将吴县平定。

吴县既下，衡山王吴芮在邾县（今湖北省武汉市邾城）孤悬于外，便也无心再守，当即传檄天下，易帜降汉。

楚上柱国陈婴闻之，亦在江东率部降汉，声言要过江来觐见汉王。这位陈婴，早年曾是义帝辅臣，在楚地声望甚高。他之降汉，震动甚广，江东一带立呈瓦解之势。

刘邦在大营得知后，不由大喜，忙驰书灌婴，嘱他务必优待降臣。又函告陈婴暂不必朝见，且与灌婴合兵，略定会稽、豫章两地。

此后情势，正如刘邦事前所料，一入正月，天下便大定。楚之遗民，皆知霸王犹如始皇帝，脑门上写了“暴虐”两字，万年也洗不干净。一旦国亡，便永无复国之望，于是皆俯首称臣，再无反心。

然于此间，仍有一南一北两座城不服。

南边的这一个，乃是临江王的都城江陵（今湖北省荆州市），地处南楚。自霸王分封至今，四年来，临江王的王号已传了两代。那老王共敖，原是战国故楚之贵胄，秦末投了项梁义军，成了楚怀王身边的重臣，官至上柱国。项羽西征咸阳之时，共敖也曾相随，曾领兵一支击破南郡（今湖北省荆州市一带）。后项王分封天下，念他是楚贵胄，便给了他这个临江王做。封地在楚之旧都江陵，也算是恰合身份。

待到刘邦传檄伐楚时，各路诸侯群起相从，独独临江王不予理睬。然楚汉后来在荥阳相持之际，共敖为明哲保身计，却又未发一兵一卒助楚。

老王共敖身体不佳，已于年前过世，其子共尉便袭了王号。至项王战歿之时，老王共敖已死了一年有余，其子共尉血气方刚，只认楚为正统，偏就不来降汉。

刘邦得知此情，心里便发了狠，悄悄唤来刘贾、卢绾，吩咐道：“临江王共尉，尚有乳臭，却敢与我汉家作对，寡人必不相饶，定要灭之而后快。今楚地归服，天下初定，再无甚大仗好打了，末尾的这份功劳，便赏了你二人吧。”

刘贾、卢绾顿觉大喜。刘贾应道：“千里游击，为我所长。今赴江陵，定要提得共尉头颅回来。”

刘邦却是连连摇头，告诫道：“临江凭山临水，有兵法所云之地利。其疆土辽阔，堪比楚汉、三秦，都城江陵得粮道之利，且已有备，尔等若无些韬略，只怕是‘可以往，不可返’，故万万不可大意。你二人，乃我心腹，莫要无功而返，丢了我的老脸。”

卢绾口称诺诺，刘贾却是不服，大言道：“昔日袭楚，所向无不披靡，况乎区区之江陵？”

刘邦便叱道：“咄！没有阿兄我，你个竖子，怕至今仍为卖饼者流，离不开沛县一步。这等狂言，休在我面前搬弄！”

刘贾笑道：“正是阿兄照拂，弟才有幸弯弓跃马，做了一回大丈夫。阿兄请勿虑，夺不下那江陵，弟怎有脸面回来？”

二人领命之后，便在本营点起万余兵马，大张旗鼓，向西而去了。

再说那楚之北地，也有一城未降，那便是鲁城。

近日有前去招降的汉使，返回复命称：鲁城军民顽愚之极，倚仗堑深墙高，囤积了足够一年的粮秣，遍竖赤旗，拒不降汉。至此，西楚九郡尽皆归汉，唯此一城仍高悬楚帜，甚为狂悖。使者劝降之时，一语未毕，城上便有乱箭射下，全无转圜余地。

刘邦听罢禀报，不由大怒：“鲁城，这是何等怪物？”当下，便召张良、陈平前来商议。

张良道：“鲁城不降，自有其道理。昔年项梁君战死，楚怀王即封项王为鲁公，项王收拾余众，便以此城为根据，与章邯交锋，故而鲁城与项王甚有渊源。鲁人素重礼制，今不降汉，只为感念旧主而已。”

刘邦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！鲁城军民，居然愚到如此地步。”低头想想，又愤然道：“今汉家得势，各路人马都大胜而归，寡人将集天下之兵，前往征讨，非屠此城不可！不如此，不足以令天下服我！”

陈平闻言大惊，忙劝阻道：“区区鲁地，腐儒之邦，何劳大王亲征？可命韩信率别军一支，即可攻破。”

刘邦不禁勃然变色，拂袖怒道：“寡人用兵，固不如韩信；但若论兵，你陈平恐还不如寡人！”

当下陈平脸便涨红，忙请罪道：“诚哉诚哉，请大王赐教。”

“寡人岂敢教你？寡人只知：鲁乃项王旧封之地，父老一心向楚，正是所谓项王老巢，岂是偏师一支就可攻破的？吾与项王，恶斗四载，便宜了韩信，窃得那垓下灭楚大功。今海内渐平，唯此一战，可扬我之名、添我之威，寡人不亲征又当如何？项王生时，我刘季不得出头；项王死了，我还怕个甚么神鬼狐怪？”

陈平望望张良，见张良意态如常，并无惊诧之色，便知刘邦是嫌恶韩信功高，方有此意。于是不敢再争，忙谢罪道：“臣迂腐，不明大事，陛下还请息怒。那鲁城虽微，然能守微而抗我大汉，自是不可小视。陛下亲征，是大有道理。”

刘邦便抬手指点陈平，嗤笑道：“兵书读到你肚子里，如进狗肚，算是全废。此事毋庸再议了，趁正月吉时，即集起天下之兵，征伐鲁城。此战，乃楚汉终局之战，务要一举荡平，教那楚民各个震恐，不敢心生反意。如此，你我之子孙，才好落个万世太平。”

陈平忽想到昔年的睢水之败，便忍不住一笑：“此等豪言，到如今，便是微臣我，也敢说了。”

刘邦听出陈平话中的讥讽，心中骂了一句，叱道：“你只是个嘴巧！”

如此又过了旬日，灌婴率部得胜班师，降臣陈婴亦来归。灌婴禀称：江东数郡，

尽皆平定，连同化外番邦，亦多来归降。陈婴所部平定豫章之后，城垣残破，已筑造新城，号曰“南昌”，取“昌大南疆”之意。

刘邦闻之，心内大定，正要点兵北上，忽有军使从西南而归，呈上军书称：刘贾、卢绾兵临江陵城下，急攻共尉不下，折损甚重。

刘邦气极，一把扯烂了军书竹简，顿足道：“竖子！庸夫！《孙子兵法》是如何说的？军中屯长、伙夫皆知：‘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迫’！江陵乃故楚郢都，高城坚壁，天下无匹。共尉此刻恰是穷寇，他若据城死守，岂是两个庸才能围困得下的？”骂毕，又急召韩信前来商议。

君臣二人密议了半日，议定遣骑将靳歙，率别军一支急趋往援，换太尉卢绾回来。靳歙临行，刘邦觉放心不下，又面嘱再三，令他务必效仿韩信破赵，诱敌出城而歼之。

料理好南边军略，刘邦便点起本部二十万人马。连同韩信、英布、彭越、周殷、陈婴等诸部，拢共有五十万之众，冒寒北上。

可怜那江淮一带楚民，于短短四年间，便两次身历数十万军过境，征粮征丁，不胜其扰。幸而此时已是冬季，否则，田禾又不知将踏坏多少。

汉家兵卒挟得胜之威，士气高涨，丝毫不以天寒为苦。樊哙所部先锋中，尚有未战死的巴蜀“板楯蛮”^①千余人，一路歌呼，捧雪嬉戏，引得其余诸部也都兴起，南腔北调地唱个不停。

诸臣中，唯张良打不起精神来，一路都心事重重。刘邦在戎车^②上看见，忙招手问道：“子房兄，可有恙乎？”

张良连忙打马赶上，拱手答道：“臣只是略感体虚，并无大碍。”

刘邦望望，疑心道：“恐非如此吧，兄莫不是有心事？”

① 板楯蛮，古族名，古代巴人的一支。又称“白虎夷”“白虎复夷”“宾人”“巴人”。汉初曾助刘邦定关中。其俗喜歌舞。

② 戎车，亦称“戎辂（lù）”，即战车、兵车。单辕两轮，车厢呈横长方形，后面开门。戎车作战左右旋转自如，以利放箭或格斗。

张良沉吟片刻,问道:“天下之兵尽在此,区区鲁城,不知藏有粮秣几何?”

刘邦便哈哈大笑,笑罢,低声道:“鲁之于我,癣疥之疾也,此行不过虚张声势,大军哪里要进鲁城就食?”

“既如此,君上何必统兵北行?”

“这个……子房兄应知寡人之疾,究竟在何处!”

张良闻得此言,便是一惊,失手将马鞭坠于地,脸色越发不好了。

汉军从垓下拔营,浩荡北上,不数日,便途经萧县。军旅过处,正是旧日战场。刘邦凭轼四望,心中感慨,索性令车驾停下,纵身一跃,跳下车来,换了一匹马骑上,与张良、陈平并辔而行。

一路谈笑,不觉便进抵彭城之下。只见城墙大部已堕,城内街市萧条,楚民皆有惊惧之色。刘邦见此状,颇为惊异,便下令全军稍歇。

俄顷,有城内留守校尉前来觐见,禀称:年前攻破彭城,不待大股汉军入城,城内百姓因恨霸王黥武,竟聚众将王宫一抢而空,又焚毁宫室以泄愤。后灌婴为厌彭城王气,下令将大半城墙堕坏。彭城经此兵燹,元气大伤,城内百业俱废,谋生艰难,百姓已逃亡大半。

刘邦闻罢,叹息不止,遂下令:“各军绕道而行,不得有一卒擅入城内。”又对张良、陈平道:“昔日项王,鼻孔朝天,何其霸道?眼下一朝覆亡,竟是这般可怜相。我今日见了,也是心惊。你二人今后须多留意:我汉家天下,万不能落到此等地步。”

张良附和道:“今日观之,果令人感叹。”

陈平却不以为然,只说道:“大王洪福,断无步项王后尘之理。”

刘邦哼了一声:“月满则亏,平地也要防跌倒,只怕未必是多虑!陈平兄,你何时才能不似倡优,尽说这些拍马的话?”

陈平忙辩白道:“臣也知此理,只不愿口出危言,败了季兄兴头。”

刘邦便笑:“你是无论何时,总有道理!”

待行至彭城郊外九里山,刘邦忽勾起哀伤之念,遂跳下马来,环视左右,躬身以

手掘土，翻出了两个箭镞来，叹息道：“当日在此，折了我多少儿郎！”

张良、陈平与众侍卫也下马来，在各处寻出些断剑残弓来。众人睹物生情，皆唏嘘不止。陈平喃喃道：“当日逃命，何敢想今日重游？时乎？势乎？”

刘邦便道：“今天下虽定，然四方豪杰，心却未定。我君臣若鼻孔朝天，难免不重蹈睢水之败。陈平兄，今日鲁城虽微，然亦须大军压境，便是此理。”

陈平叹服道：“君上远见，臣万不能及。”

刘邦遂大笑，指着陈平的头顶道：“今日得意，莫忘当日丢盔弃甲便好。”

众人闻刘邦调侃，都一片哄笑。陈平顿感大惭，面红耳赤。

大军绕彭城而过，行了未及数里，刘邦忽又下令改道，全军转向西北而行。如此走了数日，大队陆续至定陶城下，即各自安营。

那定陶城内，仓廩丰足，可供大军就食数月。各部之军卒，也知区区鲁城不足一晒，都将北征视为游行，只是喧呼嬉笑，不多时，便扎好了营寨。那连营，竟有数十里之广，远远望去，唯见平野帐幕如林。

在定陶，刘邦只歇了一夜，便留下大部人马，亲率十万老营精锐，往袭鲁城。

一彪人马向东疾行，军伍过处，瞬时便将雪地踏成黑土一片。沿路乡民不知就里，但见旌旗纷纭、戈戟交错，都吓得纷纷避走，闾里为之一空。刘邦也顾不得安民了，只是催军疾进。如此过了五日，行至鲁城数里之外，便望见周勃所部兵马，早将那城围得似铁桶一般。

待刘邦扎下营来，周勃便进帐来拜见。君臣见过礼，周勃大不服气道：“区区鲁城，何劳大王亲征？城内仅有邑兵寥寥，无非是千把个丁壮守城。大王若下令，以微臣之力，三日内即可攻下。”

刘邦便斥道：“你已贵为公侯，心胸如何还是狭小？寡人岂是疑你无能，皆因此战为大局收尾，须得扬我刘邦声威，以震天下。我亲率大军来此，誓言屠城，便是要教楚民胆寒，永世屈服。”

“季兄，我懂得那许多。屠也罢，不屠也罢，周勃皆愿为前驱。”

“你明事理便好！以我之意，老营人马歇息一夜，明朝食毕，便与你部合兵攻

城,两日内,务必破城。这就传令下去吧,城破必屠,不留根孽!老营随我在广武山吃苦甚多,早该犒赏。今番破城,城内男丁不分老幼,一概屠戮;财帛女子,尽归军士。”

周勃闻令大喜,奔出帐去,向各营传令。老营士卒闻之,无不踊跃,各个厉兵秣马,只待明日放手劫掠。

次日朝食既毕,十万余汉军便倾巢而出,抵近城下。霎时,小小鲁城便成汪洋孤岛。城下,但见汉军旗帜,如林交错;黑衣兵卒,漫野涌动。仅那万千马匹的喘息之声,便如潮声轰鸣。

鲁城墙垣并不甚高,于重围之中,眼见得竟是要倾颓的样子。主将曹参全身披挂精甲,持盾执戟,壮伟如煞神,笑对众将道:“区区小邑,何劳我大军动武?唾水也淹得塌了!”笑罢,一声雷吼,便下令攻城。

众士卒闻令,齐声呼喝,如潮一般奔涌向前。各个举盾挡箭,负土筑版。一派鼓鸣呐喊之中,费时多半日,便筑起了攻城壁垒,与城墙遥遥相对。又将那备好的冲车、楼橹、抛石炮等,都推至前沿。曹参见状,微微一笑,拔起壁垒上大纛来,狠命摇了几摇,扯开喉咙吼道:“三军听着!”一声喊罢,阵前便是万籁无声,军卒们按行伍抵近壁垒,执盾荷戈,弯弓张弩,只待那一声号令。

刘邦披一身簇新犀甲,亲执盾牌,来至壁垒前沿,在大纛下站定。他回望一眼,只见葛衣战袍黑压压一片,延至天际,仍不见尽头。十万汉兵,正一伍一什,排列成行,单膝跪地待命,犹如滚滚黑浪,前后相续,直抵鲁城城垣之下。

众军见汉王亲临城下,都不敢懈怠。加之平素被楚军杀得苦了,今日见了赤帜,立时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来。

见军卒士气旺盛,刘邦不禁大喜,心中喊了一声好,便抬眼朝城上望去。只见鲁城于晨光之中,似巨兽蹲伏,其门紧闭,人踪全无,唯有无数赤帜遍插城头,旗上皆是斗大的“楚”字。刘邦便不由纳罕:这鲁城,怎的就吃了豹子胆呢?

此时张良、陈平立于旁侧,只是凝神不语。再看身后的曹参、周勃、樊哙等诸将,则是一脸不屑。刘邦顿觉此景甚是滑稽,拈须自语道:“腐儒,偏要弄些名堂出